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錢雋選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九　　宋　周應合　撰

治行傳

東漢史崇字伯勤家世杜陵建武中累遷右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加驃騎將軍封溧陽縣侯天下既寧詔遣公侯皆就封崇褰帷涖政求民之瘼治尚寛簡不威而化畋漁相遜桑梓成陰年七十九贈司空使持節徐兖二州刺史謚曰壯侯子孫因家溧陽遂為縣人奕世濟美

里俗呼崇為史祖廟貌至今存焉子顥字叔升襲爵年七十謚曰文顥子茅字德英元初三年襲爵除尚書遷侍中轉鎮西將軍雍州牧宰治得宜寬猛相濟聲譽播于歌謠年六十七謚曰頃茅子治字君普襲爵除河內太守轉司隸校尉雍州刺史羽儀當世骨鯁一時年八十一謚曰戴治子澤字素廣襲爵除左郎將轉上郡太守遷御史大夫正色立朝貴戚斂手年七十一謚曰節澤子鉉字安鼎建元四年襲爵改封蘭山侯遷冀州刺

史崇本抑末章程具舉年八十五謚曰康鉉子藻字㽦文精究庶事明察枉直下無謗言　史嵩字仁基崇之裔孫仕吳為平越中郎將蒼梧鬱林二郡太守封撫陵侯崇裔孫又有曰懿者吳征南將軍隴西太守曰奭者晉冠軍將軍北中郎將五兵尚書從吳歸晉本國大中正零陵郡公曰韶者交州屬國都尉陽羨侯曰楚者晉建安太守安吉伯曰晃者晉輕車將軍南蠻校尉長沙太守曰璜者晉蒼梧太守曰隱者晉尚書侍御史曰淵

者晉尚書左民郎江陽太守秭縣侯曰諒者晉琅邪王府主簿平蘇峻桓温有功封常安侯曰琬者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亭侯曰陵者晉左中郎將御史中丞豫章太守曰援者晉輕車將軍西中郎將　史光字伯朗崇裔孫仕晉中書侍郎遷侍中皆稱其職光子雅字叔安晉散騎常侍中書令陳留太守雅子輝字季明晉積石將軍輝子疇字伯倫晉豫章太守疇子憲字景法晉主待以殊榮再不應命制書責誚起為尚書左民郎轉

建安太守興利除害舉善黜惡朝廷嘉之封山陰縣侯
在郡卒年七十二贈江州刺史　史實亦崇之裔以溧
陽人知溧陽縣事蓋偽吳大復二年也被牒云溧陽洛
橋鎮遏使知茶鹽榷麯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實譽馳鄉里才達變通禦邊
徼以多能緝兵戎而有術加以洞詳稼穡善撫蒸黎賦
輿深見其否臧案簿窮知其利病以久無宰字尤藉招
攜俾分兼領之榮庶養新歸之俗儻聞報政別議酬勞

差兼知溧陽縣事

潘乾字元貞陳國長平人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察廉除溧陽長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矜孤頤老重義輕利推泮宮之教反決拾之禮興修學官宗懿招德既安且寧大侯用張發彼有的雅容載閑鐘磬縣具于胥樂焉詳見校官碑具銘有云翼翼聖慈惠我黎蒸貽我潘君平玆溧陽彬文赳武扶弱抑彊餘辭譌泐不可讀

晉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少有志元帝渡江為中書

舍人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所賜皆固辭帝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縣令推誠待物為百姓所懷入為中書通事郎

孫謙字長遠為句容令清謹强記號為神明

唐楊於陵十八擢進士調句容縣主簿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終不失其正時人尊師之德宗立遷戸部尚書以左僕射致仕

白季康太原人為溧水令温恭誠信為官貞白嚴重見

知于郡守流譽於朋僚既歿邑人祀之至今不廢從姪居易嘗誌其墓䆒相敏中季康之子也

岑仲休為溧水令兄仲義為金壇令弟仲翔為長洲令皆有治績䆒相語本道巡察御史無遺江東三岑

馬之純字師文金華人也弱冠登隆興進士第與南軒東萊講貫精詣天文地理制度之學靡不洞究為三山法曹與上官爭是非民之全活者衆有欲薦公中都官輙謝之其介悄恬退類此喬文惠公行簡葛端獻公洪

皆横經執弟子禮慶元間以承議郎主管江東轉運司文字廉平公正克相其長持畫婉婉邁惠維多建康留守節度使吴公琚有幾日不來春便晚開盡桃花之句蓋與公倡酬也公篇章吟詠初不苦思而意巳獨至嘗作金陵百詠用唐律體樞密潛齋王公埜稱其事核辭質義正趣遠興亡理亂之迹盛衰因革之故瞭然在目覽之者足以慨六代之遺風垂萬世之法戒同於詩史滿秩授通判静江軍府事不赴卒於家所著書解中庸

大學説周禮隨釋講義春秋編年圖豫章沅芷雜著傳於時世號野亭先生後六十年公之孫光祖一再開閫建康臨民涖事壹以公為法民益德之思其祖而建祠事焉以孫貲政恩贈太傅誥詞曰禋于宗類于帝駿惠方行非其身在其孫慶源甚遠爰放禩典加賁泉扃具官光祖故祖故官之純尚友古人潛心大業聯名鴈塔韓歐為同榜之俊遊講道斗谿房魏多及門之高第富有茂陵之藏槀僅終康海之題輿惟啚于前遂昌厥後

藏祀既陳於騂享分膳首逮於麟符肆繇孫卿晉陟帝
傅祭則受福誕霈燔柴之恩没而有知對越面槐之寵
李朝正互見耆舊傳

耆舊傳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
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
後舉秀才尚書郎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
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

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贍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

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閧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

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内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収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為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宫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

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絡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

此所謂當也四祖廟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石竊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讓于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郗鑒據鄒

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常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

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遂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令聽所執其以為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册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

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愼行愛士老而
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沈給事中
宣城章遼歴陽太守沛國武蝦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髙
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
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
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
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為王敦所擢叅其府

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阯迎立陶
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
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
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修湛梁碩皆國賊
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
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勑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
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
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

容刺之弗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
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
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
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
歷顯位孫晧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
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
為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興安南將

軍交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
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
監軍霍弋又遣犍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
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
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修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
為監軍薛珝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拒稷
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
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

不相順故致敗耳翊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翊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督璜從海道出其不意徑至交阯元拒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内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内璜誘其弟象使為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皷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

乃就殺之翊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内訓百姓外

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晧以璜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晧既降晉手書遣璜息融勑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為冠軍將軍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子

威領交州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荆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黄門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顗于湖令為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田自有傳　陶田丹陽人也王敦命為叅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田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峻

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廢弛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

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皆荒儉惟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絶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勑會稽吳郡依田振卹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為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

守南斗經句導語佃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
遜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
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
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嗣爵位至輔國將
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勲兄弟咸
有幹用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

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為安東叅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强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為晉王拜給事黄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勲賜爵丹陽縣侯遷侍中帝踐祚出補晉陵内史在郡甚有威惠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漑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工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

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
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
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
才今以闓為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䟽
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為大匠卿營建平陵事
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闓持
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
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

四兵督丹陽義軍閭到晉陵使内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内史蔡謨前吳興内史虞潭會稽内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禄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嗣閭牋表文議傳於世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急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叅軍敦將圖逆謀害

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恥耶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

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逡巡不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為敦參軍使卬求和于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

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吴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錬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内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

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
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還伏波將軍
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
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
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
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
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
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

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錬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
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髙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
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
去洪乃止羅浮山錬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
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
不輟著書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
書具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
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

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于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静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其上

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于是立精舍于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絶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别又著

詩十二首論神仙事王義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輿為世外之交自後莫測所終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叅軍父貞孝昌令弘景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常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

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斤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

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産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晝造渾天象高三

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齊末議禪代弘景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梁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絶冠蓋相望帝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巳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脱時多不納受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簡文欽其風素名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甚敬異之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亡日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不娶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

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弘景妙解術數逆知
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
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
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
書誕舉兵廣陵城内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
侍書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宦累至勲品元徽初為奉朝
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

齊高帝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為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怗甚快也

賜係宗錢帛上欲修白下城難于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為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秘書局皆隷之再為少府鬱林即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于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于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梁紀少瑜字幼璘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常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勁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悅時皦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為晉安國中尉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

公為郢州以為功曹叅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為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美容貌工藁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叅軍卒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彦遠曰

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慼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鄒母嗜蓴母没後常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鄒痛恨慟哭而絶久之乃蘇遂長斷蓴味

陶季直秣陵人好學澹于榮利為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遷黄門侍郎辭疾還鄉里就家拜太中大夫梁祖曰梁有天下惜乎不見此人

丁咸序秣陵人耽儒學進修士業授衡陽判官太守賢之

淳于量字思明建康人父文成仕梁為梁州刺史侯景之亂量與王僧辯平之

張松建康人兄怫坐罪當死松及弟景各欲代其死縣以讞上武帝以為孝義特降其死

盧郢金陵人好學有俊才以狀元登第遷至南全守頗著治績

史務滋溧陽人先為溧陽侯累吏勞遷司賔卿天授元年九月進拜納言武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為侍御史來子詢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囙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沈恪丹陽人也永定初為宣猛將軍陳霸先謀簒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别宮恪排闥見霸先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

受死耳決不奉命霸先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
志代之
許淹句容人多識廣聞精詁訓與魏模公孫羅名家
劉鄴字漢藩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
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為
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劍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宰
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宏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
裕憐之使與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

間陜虢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為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鄭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吏數赦不為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鄭乃申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後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許叔牙守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叅軍事宏文館直學士于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附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張常洧句容人建中四年父歿廬墓三年墓側產瑞芝十二莖太守樊泌表奏旌表大和六年姪孫公挺亦以孝聞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也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南唐為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令攝山棲霞寺西來賢亭即其居也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緩兵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太祖歎

曰忠臣也以為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為左散騎常侍坐事貶黜卒年七十六李穆嘗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鍇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鍇仕江南為内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隷書亦工尺牘為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録行于世

皇朝李華字君儀溧陽人父沒居喪毀瘠盡哀母老得疾廢于牀垂泣憂懼置家事不問專意奉養抱持卧起

進粥藥以至盥帨纖悉必躬必親不出户庭衣未嘗解帶者十餘年尤篤于友愛同氣五人從容季孟間相親以睦内外無間言有田十餘頃歲水旱誓不一言減縣官祖穀翔貴亟發廩平價食其一方虚甑待炊者日以千計大觀政和間蝗數害稼羣飛下其田輙去不食旁畝愧駭且以相告華曰偶然爾勿復言年八十六卒子朝正字治表性剛直不茍于勢利游太學登第歷勅令所删定官知溧水縣民詣府舉留知府葉參政夢得薦

于朝被召賜對轉一官賜銀緋從民所欲命還溧水陛辭乞易所得章服封母從之秩滿除太府寺簿母憂服闋再除勑令所删定官俄除戶部郎改右司遂權戶部侍郎奉祠知平江府紹興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官至朝奉大夫

潘祺字長吉溧陽人好學問尚氣節游太學知名與陳諫議東為心友陳欲獻書闕下過祺謀可否祺曰祺親老不能與子俱子不可不勉陳意遂决祺性至孝父疾

革露章請于帝願減已筭益父壽父疾果瘳僉以為孝誠所感登第調宣州司户卒年三十八里人痛惜之

錢戩溧陽人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而父在京師逋我金數百萬戩欲償之兄弟有難色且令舉其要戩獨曰大人與人交信厚彼必不我欺且彼謂吾父貸宿鏹吾拒以無左驗辭雖直顧非孝子待親之道卒與之家為瘠不悔元夕家人出觀燈鄰不肖子闞其閒潛入家廟中伺夜將為盜覘識之亟遣守舍僕呼之前撝諭曰

爾良家何為乃至是取一白金合子與之使速去終不語人其子時敏始生有烏鵲銜青銅五銖錢一置庭中香案上識者知其陰德之徵以時敏恩贈奉直大夫時敏字端脩早頴悟讀書一覽即成誦屬文敏速氣岸軒豁勇于為義年十八縣以明經上于郡庠貢辟雍擢上舍第繇大理寺丞遷祕書丞除儲部郎充奉迎兩宫扈從禮儀使司屬官改兵部郎檢察郊祀大禮儀使遷右司郎兼權右史充禮部貢院叅詳官又兼外制拜權工

部侍郎俄權兵部侍郎除敷文閣待制奉祠告老紹興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八特贈正議大夫

錢周材字元英溧陽人質重氣和退然似不能言望而接之知其為篤厚君子七歲能屬文鄉試第一登第縣大理司直擢晉安郡王府教授歴遷校書郎著作郎兼教授如故除起居舍人遷刑部侍郎使金還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講知常州奉祠孝宗登極以舊學名對便殿留奉内祠兼侍講復為中書舍

人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母憂服闋屢詔不赴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告老乾道三年卒年七十二官至朝議大夫

閻彦昭字德甫世家建康之江寧徙居溧陽性敏悟遇事繁劇剸決愈精明輕財尚氣義自浙西帥司機宜監六部門遷太府寺丞除倉部郎奉使淮東叅議浙東江西帥幕除兩浙運判奉祠乾道九年卒年七十九官至右奉直大夫子晃昴晟晃子一德歷江陰建昌二軍及

泰真二州太守累官至宗正寺簿

刀衎昇州人初仕南唐直清輝閣閱中外章疏甚被親昵江南既平李昉扈蒙在翰林勉衎出仕因獻聖德頌于朝乃復故官出宰桐廬凡七年不遷恬澹夷雅多推尊之太平興國七年上疏言深刑酷法非律之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上覽疏甚悅

秦傳序江寧人也淳化五年賊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時傳序為開州監軍力戰而死上降詔嘉獎具

子輿沂峽求其父尸至夔州船覆而死人謂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奏至上嗟惻久之録傳序次子煦為殿直賜錢十萬

邵必丹陽人博學有雅望慶歷六年差為編修唐書官必言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

陳克字子高金陵人不事科舉博學專以資為詩呂祉帥建康辟置為屬

潘溫之字溫甫溧陽人好學王荆公稱為江東書櫃子

登第終縣令

宋存字闕　金陵人也嘗讀吳大帝而下六朝書具詳歷代興亡成敗之迹南唐時作覽古詩二百章章四句沿初洎末爛然碁布閱詩者嘉其用心之勤云

朱舜庸字闕　建康人也好古博雅鄉黨推敬太守聘為府學正皆尊禮之嘗編金陵事蹟二十年自里巷口傳至僊佛之書無不研綜春容大雅餘數萬言慶元中節度使吳公琚來任留守得其編而契于心乃為之訂

證鈺次刻梓以傳目曰續建康志

隱德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嘗結廬溧水上十道四蕃志太平寰宇志皆云溧水縣東南十五里有東廬山有水源三嚴子陵嘗結廬于此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霸與光素

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廹于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廹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升輿歎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溧水乃初隱處富春乃歸隱處

晉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曽孫也潛少懐髙尚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

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後為鎮軍建威參軍事時劉裕為鎮軍將軍潛其屬也揣知裕意即有遯世之志嘗賦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足矣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賦歸去來辭解印去後徵著作郎不就潛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稱宋不肯復仕凡著文章所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書甲子而已宋元嘉中卒年六十三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為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儒雅傳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于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為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

軍坐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祚名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寛厚雖危可安若尋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宫門上欲用瓛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

吉𪱩笑曰平生無榮進意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除步兵校尉不拜𪱩姿狀纖小儒業冠于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曺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于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荅住在櫓橋尾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十年表武帝為𪱩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𪱩曰室美豈為人

哉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
徙居遇疾卒門人受學者弟子服臨送瓛有至性祖母
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
曰阿稱便是今世曽子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
對建元中髙帝與司徒褚彦回爲瓛娶王氏女王氏穿
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及居母
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鴒
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

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為𤅢立碑謚貞簡先生
所著文集行于世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
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于鷄籠
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頴川庾蔚之並
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
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
軍謝玄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

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胥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于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嘗

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
外兵郎甞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
絶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作貪泉銘齊建元中
為太子率更令侍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建武中拜
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
坐于聽事有賔客輙升高坐為講說生徒甞數十百人
梁臺建台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
年八十二曼容善音律射御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為周

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

王端朝字季羔本澶淵人過江愛溧陽風土因家焉少以該洽聞年十八舉建康第一後薦太學又為第一登第中博學宏詞科歴太學録秘書省正字江東帥司機宜除宗正丞提舉兩浙市舶知永州乾道二年卒年四十四官至承議郎

劉岑字季高本吳興人後遷居溧陽天姿英偉學問該貫忠誠許國寛宏愛士有古君子之風文章雄贍字畫

遒勁登第累擢至著作郎再使金通判興國軍除湖北
運判辟川陜隨軍轉運使除金部郎累遷權戶侍後出
知太平州池州移鎮江府除刑部侍郎遷戶部侍郎知
信州謫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在全五年移建昌軍
居住又歷九年紹興乙亥冬自便復官奉祠起知泰州
移揚州溫州除戶部侍郎車駕親征除御營隨軍都轉
運使奉祠告老除徽猷閣直學士乾道三年卒年八十
一官至左朝散大夫先世葬烏程之杼山故號杼山居

士熈寧中曾祖述字孝叔為御史知雜以忤荆公出知江州司馬温公折簡與孝叔有道勝名立之語杼山既居溧陽乃以道勝名其堂

崔敦禮與弟敦詩本通州静海人同登紹興庚辰第愛溧陽山水買田卜居傍舍鑿池池上有讀書之堂扁曰雙桂于湖張孝祥筆也敦禮字仲由歴江寧尉平江府教授江東撫幹諸王宫大小學教授淳熈八年卒官至宣教郎敦詩字大雅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博覧彊

記為文敏贍以詞學自結主知遂除秘書省正字除翰林權直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中家難服闋除樞密院編修官學士院權直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進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拜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淳熙九年卒年四十四特贈中大夫

李處全字粹伯徐州豐縣人邯鄲公淑之曾孫後遷居溧陽天資超軼貫串古今忠誠許國寛大好賢慕劉杼山之為人文章閎肆詩體兼衆長字畫遒麗登第遂宗

正寺簿遷太常丞知沅州提舉湖北茶鹽除秘書丞兼禮部郎官遷殿中侍御史遂除侍御史母憂去朝奉祠後知袁州處州移贑州未赴改舒州淳熙十六年卒于任年五十九官至朝議大夫姪柄字子權知無為軍舒州淳熙四年卒年四十二官至宣教郎

潘彚征字泰初寓居溧陽記問該洽議論醇正宗濂洛先儒之學四薦三魁登嘉定甲戌第廷對剴切漫塘劉公宰嘉其志不茍求學行才猷兼備深器重之時杜丞

相範爲湖州録參彙征爲儀真郡大學漫塘遂併薦于朝歷番陽推官安慶教班攺宰崑山邑號難治人咸服其廉平再調繁昌年六十有九自號鶴山狷叟亦近世人物之賢者也

楊備字修之建平人也慶歷中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上輕車都尉往復道出江上賦百篇二韻命曰金陵覧古百題詩各註其事于題之下與南唐朱存詩並傳于時

陳巳字九成豫章武寧人也自幼能屬文通周禮及書春秋亦工于詞賦壯遊金陵從學者衆因家于鎮淮橋西之竹街受其業者與計偕登上第皆有聞于時晚年厭科舉業潛心義理之學吟詩著書以自適淳祐中帥閫嘗薦于朝稱其問學操守窮堅老壯將表章之遽以疾終有周禮詳說四書講義南窗漫錄傳于世

紀少瑜許叔牙朱存朱舜庸並互見耆舊傳

貞女傳

貞義女史氏溧陽人吳王僚五年伍子胥去楚奔吳中
道而疾乞食溧陽值女子擊緜于瀨水筥中有飯子胥
跪而乞餐女子飯之子胥餐已欲去謂女子曰掩子壺
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
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
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沉于瀨水其後闔閭
十年子胥破楚入郢還過溧陽瀨水之上長嘆息曰吾
嘗飢乞食于女子女子飯我遂自沉而亡欲報以百金

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悲泣而來或問曰何泣之悲乎曰吾女子往年擊絖于此遇一窮塗君子而輒飯之恐事泄自沉于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而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以歸李白記云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清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名節尤章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冥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枲羮而不龜自漂

擊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于尚斬于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于人何其深哉子胥始來夰匃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于昭關匍匐于瀨渚拾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于孝道爯姊殞畀槩動于天倫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溧母進飯没受千金之恩方之于此彼或易耳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郢鄀吳師鞭屍于楚國申胥泣血于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于古今雪大憤于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為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于後世耶望其溺所愴然低回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嚮像如在精魂可悲備惜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名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南郡陳然丹陽李濟清河張昭皆有卿材霸畧同事

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丈或不死其詞曰槃槃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擘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于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尸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九

景定建康志卷五十

宋 周應合 撰

拾遺

戰國策范環對楚懷王曰且王嘗用召滑於越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鮑氏註云察猶治也楚有而治之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亂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然鮑註瀨湖乃以為南陽之屬殆非也南陽未嘗屬越又與江東全不相近

正謂溧陽之瀨水明矣

史記伍子胥去楚入宋奔鄭適晉還鄭奔吳槖載而出昭關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案昭關在今和州含山縣北十八里正當孔道自昭關趨溧陽甚近也

漢溧陽長潘乾元貞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所立時歲在辛酉杜少陵所謂骨立通神者蓋此類也石淪於固城湖中紹興十三年癸酉溧水尉喻仲遠得之葦

置聽事之側蓋相距九百六十二年矣時時見光釆弓兵宿直或以褻衣頓於趺上必夢大龜逐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職為尉顧碑字多闕蝕以為無用且厭人之來呼隸史曹彦與謀將沉之宅後廢沼内一寓客素好古為尉所敬聞其說往詰之尉慙謝而止邑宰陳容之為徙諸縣圃作屋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作文一篇欲識石陰遣匠來甫鐫兩字遭碎屑激入目旋易它匠皆然竟不能施工夷堅志

校官碑長樂陳長方記曰兩漢石刻多在關中東南所存無幾吾友喻居中尉溧水得後漢光和中溧陽長潘君碑於固城湖之傍溧水故溧陽也風雨摧剥幾不可讀居中譯以今字四百餘其不可讀者尚數十因舉而置之官舍庶幾傳遠老杜八分歌稱苦縣光和尚骨立蓋苦老子廟碑是光和中八分書老杜稱和以為最古以是校之未知先後

晉簡文帝命曲安遠為句容令吏部尚書王彪之執不

從曰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任卜術之人無才用者耶王彪之傳

賀循為太子舍人時廷尉張闓住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闓聞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欽服如此晉本傳

陸龜蒙云予為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

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句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人抱叢篠蒙翳如㷣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葦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小吏驀投金瀨一往至則蔭木櫟隱叢篠坐於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還爾袞袞去曹務多廢

弛令季操下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滛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於槁死不能隐天能不致罰耶

洪内翰邁嘗言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册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無傳者南唐後主時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於溧陽與王師遇父

子俱没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為一書他日史肯為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斯人於泉下

南唐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古記視之詩也其辭曰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趂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隣嬌小女騎虎踏河氷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寔以丁酉年生曹彬為

大將列栅城南為子建也潘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
兵命卒縱火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
右之地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
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
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
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

南唐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挼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

為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之號為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為天水趙之望也開寳中新修營得一石記凡數百字隸書從頭云從他痛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為石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從他痛不知其識也未幾王師渡江云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之曰君及第則家亡時樊若水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宴爾應詔洛中果中甲科由是狂放攜一女僕青箱過華州蒲城其

宰乃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追凉縣樓痛飲而寢是夕夢樊氏出一詩示生怨責頗深詩云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生夢中愧謝戲答一篇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必凋零既寤因趣裝歸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數刻暴卒生忽忽藳葬於一新墳之傍泊至家門巷空閒妻妾亡數月詢之親鄰樊亡之日乃夢於縣樓之夕也青箱葬處乃樊之塋地

也不植他樹惟海棠數株葉萼凋謝正符詩意鍾歎曰浮屠老僧之説信哉竟不仕隱於鍾山著書養氣年八十餘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機宻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為喬之副嘗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

其手去入視事廳内語二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鬚髮鬖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黄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

金陵人胡恢博物强記善篆隷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

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

一家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

華州推官而卒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幞被入直至飛虹

橋馬輙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貽書

於餘杭沙門贊寧答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

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斸之二丈餘果得巨

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梁柱積

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漚之遂爛焉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亡龍尾石不復出景祐中校理錢僊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深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溪之回遠導之如初而石乃絶僊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遂與端溪並行

元豐中王荆公在金陵東坡自黄北還日與公游盡論

古昔文字公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真和游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益勝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坡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為俗子道也

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

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牙老更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

娌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奩篚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矣

興化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云王待
制來為夫人兒妻尋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
與夫人常坐於船一簾下見船過輙問得非胡尉船
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
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
甫使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欲匄其兒其
母不可乃遣之
金陵道士章齊一善為詩好嘲詠一被題目即日傳誦

人皆畏之凡四百餘篇曲盡其妙後得疾嚼舌而死
建炎車駕南渡百僚倉皇渡江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
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諤為
將作監逃難至江滸而窘不攜一錢彷徨無措忽覩
婦人於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者妾亦欲渡
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而涉水非女子
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舉二釵以示篙師肯
首令前婦人伏於葉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

墜水而没葉獨得逃生悵然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
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設位云揚子江頭無姓名
婦人豈鬼神託此以全其命乎
陳侍郎巖肖云紹興初予之官建康艤舟溧陽郵亭見
壁間題云十年棄微官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安期要
覓如瓜棗不知膏粱珍惡食時自好田園苦無多生
理何草草濁酒時一樽孤斟從醉倒然不著名氏不
知何時所作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汩没名利而不

知返者也

溧陽豪民吳璋以財橫鄉曲非特外人畏之其家子弟亦甚嚴憚每坐堂上則無敢過其前必先穴壁覘窺伺璋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者因窺隙見金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長儼列驚異之疾走入門乃無所覩私竊自喜以為家慶殊未艾既而璋以不法為邑丞龔鎣所治至於竄流遠方弟亦連坐黥徙

袁州家貲皆估籍劉侍郎岑買其居緣居室之故為

請衣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歲除享祀偶於壁隙窺之金朱緑袍恍然曩日所見者始以語人

碧服周先生者常州人以善相游公卿間劉侍郎致仕寓居溧陽周往從之嘗從容薄暮起曰侍郎明日有隕墜敗面之厄劉曰當來共食以驗不然當罰爾曰定矣旦未及食鄰家失火劉倉卒奔避礙於戸限仆地面傷馬其他大率類此

劉侍郎以先世葬烏程之杼山故自號杼山居士杼山
曾祖述字孝叔熙寧中為御史知雜以忤荆公出知
江州温公折簡與孝叔有道勝名立之語杼山既居
溧陽乃以道勝名其堂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
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劔之
狀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閒拖象屐
到峰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塹細

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蒲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脱去尋常畦逕非得於心而應於手者不能爾飄然神僊風度固有所本云真本藏於建康府治軍資庫絹素褾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庚申歲者豈非藝祖創業建隆元年乎

洪輯居溧陽縣西寺事觀音甚敬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證危甚呼醫杜生診視之

杜曰三歲兒抱病如此雖盧扁復生無如之何矣輯但憂泣辦凶具而其母以嘗失孫愁悴尤切輯亟窘懼投哀請禱於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令服人參胡桃湯覺以語輯洒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教耳急取新羅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剝治煎湯灌兒一蜆殼許喘即定再進遂得睡明日以湯浸去胡桃皮取淨肉入藥與服喘復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宿有瘳此藥不載於方書

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

溧陽覔橋巫能以異法治骨鯁雖與被鯁者相去遠或不見其人亦可療淳熙九年長巷村人王四因食鵝遭鯁三日不能下飲食盡隔勢且死遣子持錢詣巫巫即於竈内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𥐻誦咒召神結印次以葦筒作小犂狀耕灰中云此骨甚深凡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聲亟傾注水盌間乃鵞翅骨也覔橋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還家父平復已半日矣其

病之淺者一犂即愈云

建炎初有婦人題黄連步接官亭之壁云妾鄱陽人也女工之外從事詩禮不幸嚴霜下墜泰山其頽飄泊一身所適非偶薫蕕同器情何以堪昨浮家洞庭怒帆一張良人倐為鬼録吁臣不事二主女不事二夫其奈何哉偶擕稚子來登客亭感時傷心遂成小絶知我者其天乎詩云故里蕭條一望間此身飄泊歎空還感時有恨無人説愁歛雙蛾對暮山

聖湯延祥温湯元序金陵屬邑溧水溧陽舊多蠱毒丞相韓滉之為浙西觀察也欲更其俗絶其源終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藥一圓遠近中蠱者多獲全濟值滉小女有惡疾浴於鎮之温湯即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於湯之右謀名僧以蔵寺事有以竹林市藥僧應之滉欣然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於是其法流布仍刋石於二縣之市唐末喪亂石不復存而温湯之寺至今在焉鎮之大

族夏氏世傳其法藥以温湯為名誌其所自也温湯

元方五月初桃皮末（二錢生用）盤蝥末（一錢先以麥麩炒去翅足）大戟

末（二錢生用）右三味以米泔淀為圓如棗核形如中一切

蠱毒食前用米泔下一圓修合時於淨室中切忌婦

人孝子猫犬見崇寧間住持僧智淳得其方於府帥

曾氏家

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稽顙屢

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

親錄囚繫一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產二子煜感牝狙之事罪止於流其山去城東二十五里

溧水縣東南二十五里有烏鯉廟昔民有女感黑龍於田野歸而有娠後產鯉魚投於水中復能變化隨母所後乘雲而去母亡每春時必來墳所鄉人因立廟

祠馬

開寶七年南唐後主金陵苑囿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為鬼物苑囿

荒凉馬能拘我明年王師渡江牧者俱死闢敵苑囿
亦廢矣
裴長史新羅國人忘其名後主朝行建州長史開寶八
年王師攻金陵未下建州守查元方知長史善伎術
進赴金陵五月路由歙州長史託疾不行密告刺史
龔愼儀監軍軫鎬曰有狀託以附奏言金陵事者五
一金陵立春節後出災謐寧無事二潤州不過九月
當陷三朱令贇舟師氣候不過池州四江州血氣覆

城明年春末夏初血塗原野五大朝明年十月有大喪後皆如其言

杜秋娘李錡妾也錡滅籍入宫有寵於景陵後賜歸故鄉杜牧過金陵為之賦詩牧謂秋為金陵女國史補本事詩云李錡之擒妠配掖庭者曰鄭曰杜杜名秋娘建康人也有寵於穆宗穆宗即位以為漳王傅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國除詔賜秋歸老故鄉中書舍人杜牧為詩以唁之詩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娘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

鑄後庭千蛾眉秋持玉斝飲與唱金縷衣滹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緑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睨獨依依椒壁垂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凉參差金階露新重閒捻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雁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煑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髮緑緌緌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館武帳弄啞咿漸抛竹馬戲稍出舞雞竒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瑶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拂斗極回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來髮已如絲却唤吳船渡舟人爭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匹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為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

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麋蕭后去揚州突厥為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鈎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厠中屍給喪蹶張輩廊廟冠峩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却生還鄧通終死餓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高復何之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李珣字温叔都官外郎之幼女也八歲能作詩後適江夏人王常同泛舟射利江湖間妻徹為江州清風亭

記常方歎美珦曰未之盡也何不云好山綠水萬里有盡處清風明月千古無老時一日舉其文示徹徹卒用其言為破題不久常死珦溺舟於三山磯下後三日尸忽出於水中土人異之為立廟熙寧中都山張芝過廟作三絕焚於廟中一云風軟潮生江水平遥峯隱隱漫寒青自從香骨沉波底獨我為詩弔爾靈二云軋軋櫓聲離遠浦瀟瀟帆影落寒濤慇懃瀝酒陳佳果將此深心慰寂寥三云江雨初晴遠岸低心因啼鳥陡思歸爾如會我題詩意魂夢相求一處飛既夜一青衣名云娘子奉候久矣芝曰娘子為誰青衣曰早來

獻詩與誰耶芝乃悟見一婦人謂芝曰早來佳章欲託以夢寐是或不真不能盡所懷故求面見妾溺此時水官令賦詩及校九江會源錄一夕而畢水官大悅令江神出其尸顯其靈今有祠在此血食於人謝子之詩意所不敢當答以詩梅天半霽江水漲水搖花影紅蕩漾東風拋雨過江西截江一瞬生銀浪闇然不見鷗鷺飛漁唱四沉煙暝蕩忽然晴霽碧雲澗水色天光月下上柳風和軟浪無聲客櫓嘔軋中流鳴兩岸沙頭捻翠女嬉笑攜手相將行秋入空江源水靜澄流一碧如寒鏡遠帆滅沒入雲中菱唱微茫晚風暝西風脫木露三山隱隱棋居亂石間霜痕衰落巖前月杜宇枝開更

啼血篷窗風緊客衣單中夜危腸幾欲絶我本名家閨中女聘得良人共途路相將雲水二十年所得歡心亦無數豈期天禍及一身夫死身沉大江去猛風吹雲無定蹤盡日陰愁難得雨秋高水冷白骨寒孤兒稚女歸何處因公遺我白玉篇慰此窮泉生和氣明朝艤舸宿何州回首寒江煙雨暮芝見詩嘆賞久之俄出白金二百星贈芝曰煩礲一石載妾前事亦有奉報芝受其金送芝出慳則已五鼓矣芝後因循不為立石舟再過三山磯下幾至傾覆是夕又夢其女深詬責之事見翰林名談

晉譙閔王承遭王敦之難其子無忌以年小獲免咸和

中無忌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為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晉元帝渡江隨帝有王離妻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絶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煑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死而火亦絶時人號其所居為聖火巷在今縣東南三里禪衆寺直南出御街又齊武帝末年先是匈奴中謡言云赤火南流喪南國於是匈奴始規為寇帝方患而憂之是歲果有沙

門從北來齎此火而至火色赤於常火云可治疾貴

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京師咸云聖火詔使

吏澆滅之而民亦有竊蓄者治病先齊戒以火炙桃

板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賔竊還鄉邑邑人楊道慶

虛疾二十年形容骨立依法炙板一炷即痊是月武

帝崩建康寔錄注

愍帝建興五年春正月琅邪王出師路北躬環甲冑移

檄天下徵兵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

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
象
國史纂異云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
年月日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
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
於鴟吻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
求得上岐王以獻便留内不出王家失火圖書悉為
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張舜民芸叟曰李後主雜記數千言德慶堂題榜大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鍼丁似非筆迹所為者歐陽永叔謂顏魯公書正直方重如其為人若以書觀李後主可不謂之倔強丈夫哉然亦何柔弱䯏骸之甚也孔子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聖人親見其面猶不能知其心况以字畫揆人者哉德慶堂字刻在清涼寺今存

西清詩話曰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不忘於述作蓋性之所嗜雖𥗬𥗬(?)在前不䘏也况下於此者乎

後主在圍城中猶書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柳低迷嘗見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

昔黃太史有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云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墓得隱起塼於塜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天慶觀齋堂壁間黃冠遂以入

石予常欲摹刻於僰道有李祥者欣然礱石來請斯文既高而王荆公書法似晉宋間草書此固多聞廣見之所欲得也今刻石江東漕廨

晉戴安道年十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吾老不見其盛耳見世說新語

顧愷之建康寔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顧愷之字長康直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

以為大言後寺成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户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户光明照寺施者填塞俄而果百萬錢也蘇魏公題維摩像據畫體工用云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能及至唐寺廢杜牧之為池州刺史道過金陵歎其將圮募工搨寫十餘本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能攜去至今置於州廨丞相臨淄公鎮潁日嘗語從事鏡石以記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日數取以觀之案長康晉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

其意態位置非常畫之比也杜本已為後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臨搨矣而氣象超遠勢槩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况牧之所傳乎况長康之真跡乎韻語陽秋云薦經兵火壁既不存而畫亦不可得見往歲京口都潔聖與來為建康總領詢維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答因語之曰某守南雄嘗有人示石碣云唐會昌中杜牧嘗寄尼官維摩摹本於陳頻張彦遠刻於郡齋某因求頻之本又刻於南雄尚有墨本在篋笥以付予宜刻之戒壇庶幾舊物復歸而觀者皆知顧筆神妙果如此亦可謂戒壇之興事僧乃刻之

梁張僧繇名畫録云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則飛去人以為妄誕因請點之須臾破壁二龍

乘雲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
繇見而鄙之乃廣其象於龍泉亭其畫留在祕閣時
未之重至太清中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又
天皇寺明帝所置也内有栢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
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内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
賴此爾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
像乃不令毁
開寶中王師伐金陵所得府藏悉充軍中之賞有步卒

李貴徑入佛廟得建康人王齊翰所畫十六羅漢齎於市有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之元嗣入都復質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元嗣往贖並為所匿訟於京師時真宗方尹京按證其事清教辭屈乃出元畫為真宗嘉歎各賜白金十兩釋之後十六日即位名曰應運國寶羅漢藏於祕府聖宋名畫錄

艾宣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屬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

音句容郝登以丹青自樂周文規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為精絶江寧沙門巳然畫煙嵐晩景當時稱絶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臺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圖畫見聞志云

王荆公晩年删定字說出入百家語高而意深嘗自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

席幾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禿巾衣埽塔服抱字說遂荆公之驢往来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遥游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遂畫以為圖韻語陽秋曰京師學士院有燕侍郎山水闕生綃闕五峯暮雲樓閣有闕遥望鍾山與此同後張天闕東騶騎鍾山與闕然身在畫圖中

景定建康志卷五十